



杜承南译  
〔苏〕舍巴乔夫著 爱的诗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Степан Ципачев

**СТРОКИ ЛЮБВИ**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本译出)

**爱的诗行**

〔苏〕施巴乔夫 著

杜承南 译

责任编辑：郭萼权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张：3.375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10109·2050 定价：0.68元

新书目：86—12、13

# 目 录

献给青年朋友们(代序) .....	(1)
爱情啊，崇高思想的忠实伴侣 .....	(11)
你匆匆造访心爱的姑娘 .....	(12)
如果你把一位姑娘爱上 .....	(13)
村外，远方的丛林青青 .....	(14)
你频频梦见这位姑娘 .....	(16)
玫瑰花献给心上人 .....	(17)
他 .....	(18)
坦克手 .....	(20)
月儿看得真 .....	(21)
她爱上一位小伙 .....	(23)
不要向你的女伴学习 .....	(25)

去农场途中	(26)
小白桦	(28)
风儿呵，你多么幸福	(29)
照片一瞥	(30)
呼尔古丽	(31)
在苏拉汗	(33)
爆裂，熔解，沸腾	(34)
你乌黑的眉毛似夜色	(35)
学步	(37)
正值野樱盛开的时候	(38)
星光闪闪	(39)
一阵阵清风忽缓忽疾	(40)
你明媚欢愉的眼睛	(41)
女邻	(42)
岁月匆匆	(44)
落叶飘零	(45)
不久前的夏季	(46)
难道能忘怀	(47)
我们常憧憬神圣的爱情	(48)
海滨	(49)

我身披第一缕晨曦	(51)
苹果树	(53)
呈献	(54)
遥寄	(55)
航空信	(57)
我与你关山阻隔	(58)
有时简单明显的道理	(59)
列车驶近城市	(60)
爱情总和我紧紧相依	(61)
两颗亮星扑进我的眼帘	(62)
列车星夜驶向前线	(63)
心爱的漂亮的好姑娘	(64)
激战连着激战	(65)
扩音机旁	(66)
不久以前，我还紧握你的手	(67)
春天又已降临	(68)
土窑上狂风呼啸	(69)
爆发了严峻的战争	(70)
重温自己爱的历程	(72)
今天你刚满三十八	(73)

只管让男人目不转睛	(74)
相信吧，你主宰我的命运	(75)
如果在祖国面前	(76)
我俩在一起	(77)
我俩的爱情更加纯真	(78)
谁想在爱情中寻求安宁	(79)
随着岁月流逝	(80)
有时两手轻轻的接触	(81)
心呵，重又惶惑痛楚	(82)
就算你风度翩翩	(83)
我怎能忘怀你的眼睛	(84)
心灵和理智	(86)
新年祝酒辞	(87)
你吻了那个，又吻这个	(88)
妻子们又来送行	(89)
独身女	(91)
泪	(92)
她身穿素净的格子衫	(93)
我依稀梦见	(95)
婚宴	(96)

- 新婚夫妇 ..... (98 )  
窗口飘进几丝云影 ..... (100)  
要善于珍重爱情 ..... (102)

## 献给青年朋友们（代序）

在苏联当代诗坛上，有一个熠熠闪光的名字，他那优美清新的诗篇曾经拨动了无数青年读者的心弦。他就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斯捷潘·彼得洛维奇·施巴乔夫（1899—1980）。

施巴乔夫的经历也象他的创作一样多彩多姿。1899年1月7日，诗人出生在一个家徒四壁的贫苦农民家里。早年丧父，寡母一人无法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小斯捷潘只念了两年书，在九岁那年便不得不中途辍学，下地干农活，后来又到石棉矿当一名小矿工，挣几个微薄的工钱贴补家用。1917年应征入伍，先在柯尔查克的白军队伍里当兵。1919年4月，这位年纪虽轻，却已饱尝人世艰辛的小伙子毅然倒戈，投奔红军，并在同年秋季成了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光荣的

布尔什维克党党员。

他有幸参加苏联传奇式的英雄夏伯阳的师团，在这位名震遐迩的将军麾下转战南北，从1919年至1931年，在部队度过十二年的戎马生涯。当过步兵、骑兵、军校学员、政工干部，后来又几次被选派到莫斯科、克里米亚等地的各类院校进修、深造或执教，1934年毕业于红色教授学院文学部。

在戎马倥偬的岁月，在炮火纷飞的战场，施巴乔夫始终一手拿枪，一手握笔，一面英勇战斗，一面辛勤耕耘。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诗歌的园林终于花繁叶茂，硕果盈枝。

施巴乔夫的处女作《沿着世纪的山岭》于1923年问世。虽然这部诗集的主题是讴歌革命，但却满纸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请看这样的诗句“把地球套上小拇指，给太阳戴一顶高筒帽”，酷似我国大跃进年代的民歌“撕块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工人阶级一声吼，地球吓得抖三抖”之类的“名言警句”，令人望而生厌，难以卒读。集中还一首诗题为《永恒之歌》，副题为“宇宙颂”，大有雄心壮志冲云天之概。遗憾的是通篇充斥着干巴巴的说教，缺乏感人的艺术形象。当时

的著名作家特列尼约夫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篇作品虽然洋洋洒洒、气势不凡，但却是空话连篇，读后茫然不知所云。“因为诗人脱离了脚下的泥土，是站在云朵上面喊出来的宇宙高调。”

当时的苏联社会，庸俗社会学的影响甚嚣尘上，诗人不能抒个人之情，而要抒集体之情，不可说“我”，而要说“我们”，不可说“个人”，而要说“人民”。这在当时施巴乔夫的诗歌创作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曾写道：“尽管雪原上已经飘浮着春天的白云，抒情诗啊，请你还是耐心地等一等……”

1931—1934年间，施巴乔夫在红色教授学院写作班学习，离开部队，专心致志从事写作。1932年莫斯科地下铁道破土动工，诗人来到火热的施工现场，和风华正茂的共青团员并肩劳动，共同生活了一段日子，使他写出不少歌颂建设事业，歌颂一代新人的火热篇章。他的创作体裁和诗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跃动着崭新的旋律，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当卫国战争第一缕硝烟在俄罗斯大地上升腾，施巴乔夫立即重着戎装，奔赴前方，当上一名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写出许多鼓舞士兵英勇

杀敌的战斗檄文和激情昂扬的壮丽诗章。1942年出版了《战地诗抄》，洋溢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1944年写出长诗《寿沙村的小屋》，诗人直抒胸臆，热烈讴歌浸透了人民的血与汗的祖国的大地，成功地塑造了列宁的光辉形象。在战后的年代，施巴乔夫的创作更趋成熟，1947年写成长诗《一帆风顺》。1948年出版《诗歌集》，获得1949年度斯大林奖金。1950年出版长诗《巴甫里克·莫洛佐夫》再度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现改为苏联国家文学奖）。

诗人自传体长诗《接班人》于1965年问世，1968年出版《莫斯科之歌》，1969年出版《太阳周围的十二个月》，此后诗人的笔锋饱蘸浓厚兴趣，致力于刻画苏维埃人的内心世界，1972年出版诗集《致共同生活的同志》，1974年出版《我思念祖国》。施巴乔夫曾荣获列宁勋章，各民族友谊奖章，红星勋章，他的作品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广为传诵。1959年—1963年间，诗人担任莫斯科作家协会主席。在他81岁高龄时与世长辞。

施巴乔夫是抒情圣手，他的作品深受青年读者的喜爱。《爱的诗行》顾名思义，是一本以爱情为主题的诗集，爱情是古往今来无数诗人反复讴

歌的古老题材，但在施巴乔夫的笔下却写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构思精巧，语言清新，色彩绚丽，音韵铿锵，组成他独有的风格。短小篇章，翻腾爱河波浪；尺幅天地，点染心灵春光。

俄罗斯文坛泰斗列夫·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曾经指出：“艺术家越是从心灵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恳切真挚，那么它就越是独特”。艺术家的心有如灵犀一点通，施巴乔夫在其自道创作甘苦的“艰苦的乐趣”中写道：“我深知一个抒情诗人如果不剖析自己，他就无法剖析别人的精神世界。我深知诗人在揭示自己最隐秘的思想感情时越真诚，就越为读者所需要，就越与读者的心灵相接近。”

施巴乔夫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身体力行。他最心爱的诗集《爱的诗行》字里行间浸透着真挚火热的情愫，深沉的内心独白，坦率的心灵剖析，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施巴乔夫善于采用比喻、拟人、夸张、重叠、排比等艺术手法，把自己的满怀诗情表现得鲜明、生动、浓郁、强烈，淋漓尽致。举凡星霜雨雾、明月清风、白桦、菩提、枫林小径，无不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具有玲珑剔透的性格，获得栩栩萌动

的生命。请看下面的诗行：

落叶飘零，夜空多么明净，  
怎能忘，往事牵愁肠，  
长相忆，无悔也无恨。  
我们走了遥远的路程，  
沿着九月的枫林小径。

互相拥抱着，沐浴月光下，  
地上是枫树长长的疏影。  
皎洁的月儿在夜空巡行，  
世上只有它，  
只有它普照着天下的有情人。

语言是这样清新，音韵是这样和谐，画意盎然，一往情深。

诗人用较多篇章歌颂了经历和平时期的坎坷不幸，穿过战争年代的炮火硝烟仍然完美如初、坚贞不渝的爱情：

不管我生在何方，  
任凭它风雨迷茫，  
我不希求更大的幸福，

只要在这人世间有你。

这些诗用鲜明生动的形象，优美精炼的语言阐明了爱情的真谛，讴歌了社会主义新人高尚的道德，美好的情操，生动地揭示出他们丰富多采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以犀利的笔触对逢场作戏，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廉价爱情和卑劣品质给以无情的鞭笞，辛辣的嘲讽。

全书七十四篇作品，有的抒情咏志，反复吟叹；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短短几句，含蓄隽永，使人如饮醇醪，久久回味；有的叙事状景，挥洒自如；有的饱含哲理，发人深省。

这些优美动人的诗行，时而如一股清澈见底的山溪，涓涓流进我们的心田，溅起簇簇纯净晶莹的浪花；时而象一团熊熊的火焰，点燃我们美好的激情，幸福的憧憬；时而轻快，时而深沉，时而欢乐，时而忧郁……有激越的交响，也有抒情的低吟。它们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所以能注入读者的心灵深处；它们是诗人从火热的生活激流中采撷来的，所以能在读者的心，荡起层层美的涟漪……

《爱的诗行》五十年代在苏联出版，一经问世

世，立即产生强烈的反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各国都有本民族文字的译本，诗中的许多警句不胫而走，传诵一时，人们把它誉作“诗的爱情纪念碑”。

这些刚健清新，情调高昂，风格独特的爱的诗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还象陈年的伏特加酒一样，散发着更加浓郁的醇香。我们深信，它将给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巨大的教益，陶冶我们的情操，净化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让我们奋发，给我们启迪，激励我们奔向美好的明天……

《爱的诗行》全部作品都是音韵和谐的格律诗，拙译中有的篇章保持原诗的押韵方式，另一些则按照我国写诗的传统，或一韵到底，或逢双押韵(ABAB或ACBC)。译诗，也象翻译其他文学体裁一样要求忠实，但它的忠实，据自己的肤浅体会，不是逐句逐词拘泥于原诗，甚至连语法结构都一仍旧章，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在不违背原作的内容、风格和形象的基础上，允许译者有施展身手的余地，也就是说不仅要照顾原诗的诗行，音步和韵脚，而更重要的乃是保存原诗的意境和风味（风格韵味）。简言之，译诗要象诗，重在

神似而不仅仅是形似。译者学习译诗多年，深知欲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难矣哉！但我愿朝着这个目标锲而不舍地努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本书据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西南师范学院邹绎副教授为我提供原著，我的老同学、北京大学李济生副教授代为查阅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杜承南

84年春于沙坪坝

